



陳復生

日本舉國上下、全世界均鬆一口氣！在疫情仍反覆未受控的今日，要舉行全球盛事，壓力可謂「雪上加霜」！對主辦者和參與者都是嚴峻的考驗！雖然缺天時、地利，有些遺憾，但總算大功告成。

不可脫除「口罩」不可近距離接觸不可外出遊玩不設現場觀眾許多「不」的設定，成就了這次難忘「不一樣的奧運」！

卻絲毫沒有減退人們對它的期望與激情。特別是香港，我們已許久沒舉辦盛事、沒外出旅遊、沒共同的喜慶樂事，感謝香港體育界、感謝香港代表隊運動員，在界氣氣沉沉迷茫的時候，為我們打下了「強心針」，帶來正能量，喚起新門志。

畢竟近年香港的社會氣氛欠佳，難得是運動員們仍能沉着應戰、刻苦受訓，這種逆境自強的精神，不就是我們常自豪的「香港精神」？！「獅子山精神」？！原來「精神」已根植在這群年

不一樣的奧運

輕人身上，且發揮得淋漓盡致！功不可沒的運動員教練們，來自五湖四海，有本地的、內地國家級的、外籍的……不分彼此，通力合作，打造一張亮麗的奧運成績表，體現了香港的真正包容和自由——我們一直標榜的國際大都會文化。

以香港彈丸之地，一個近750萬人口的城市，能獲得一金二銀三銅的奧運成績，確實令人鼓舞，但願這股在社會激起的热情和凝聚力持續下去，不會因奧運落幕而淡退。事實上香港自1996年參與亞特蘭大奧運獲金以來，我們期盼出現更多的李麗珊、張家朗、何詩蓀、劉慕裳、杜凱瑩、李皓晴、蘇慧音以及李慧詩等千千萬萬的逆境自強者！

擁着頑強鬥志的李慧詩校友在奧運開幕當天舉行的「場地單車爭先賽」，再次奪得銅牌為港爭光，這位正在我母校（浸會大學）修讀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課程的校友，一向以能兼顧學業、體育事業優秀見稱，她說：「人生就是這樣，有時你用力完成一件事，結果雖然未如理想，但起碼已盡力，無悔。」

「不一樣的奧運」，讓我們更悟出：不放棄、不後悔，成就「不一樣的」人生。



●李慧詩奪銅牌為港爭光。作者供圖



查小欣

成就及對全球電影的重要貢獻。

周潤發不愧是明星，在台上致謝詞時，用輕鬆戲劇手法，憶述他如何由一個鄉下窮小子來到大城市，生活貧苦，經過努力，出道了，經歷9年捱更抵夜拍劇的日子，連見發媽的時間也沒有，拍電視劇走紅後，轉戰拍電影，由香港拍到荷里活，由荷里活拍到內地，他稱拍戲是為溫食被逼出來的。最後他不忘多謝香港人給他的鼓勵、包容和愛錫。他更多謝香港這個地方，賦予他智慧和愛他。

周潤發的一番話反映了當年香港的社會面貌和娛樂圈生態，以及他個人的奮鬥史。

他童年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香港經濟尚未起飛，他和家人跟30多人擠住在細小的舊唐樓中，今天他住在九龍塘獨立屋，很勵志；他說有空便去看工餘場，為的是嘆冷氣，九十後都不會知道工餘場是什麼，那是1950至60年代，香港戲院設有「工餘場」，5時30分開影，名副其實是給剛放工的觀眾看的，放的是二輪電影，而當時冷氣是十分奢侈的享受，一般家庭只用電風扇，沒能力購買冷氣機。到了七十年代，他報讀無錢電

視藝員訓練班，念第三期。一年後畢業，開始不停拍戲，由早上6點拍到凌晨2點，9年來一直這樣度過。他又搞笑指那段歲月見鄭裕玲多過見發媽。完全反映當年電視製作即拍即播的制度，為令劇集準時出街，藝人包括整個劇組每日開工20小時，周潤發就是這樣捱出了肝炎，醫生吩咐要全面停工、爭取休息，為能早日康復，他四出尋覓健康養生方法。

因緣際會，他遇上吳若石神父。吳若石是腳底按摩療法的創始者。他用腳底按摩改善了周潤發的體質和健康，令周潤發迷上腳底按摩，吳若石亦毫無保留，把手法和心得傳授給他。

當時外界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腳底按摩，未有任何足浴店。周潤發為爭取更多臨床經驗，及本着助人為樂的精神，雖貴為紅星，只要知道身邊的人生病或健康欠佳，馬上就化身足療使者，促患者脫鞋，紆尊降貴蹲下來捧着對方雙腳逐個穴位按。不單止，他更公開為一位影按按摩腳底，成為熱話，大大推廣了腳底按摩的療效。至今腳底按摩店開到外國去，製造不少就業機會，周潤發功不可沒。

周潤發多謝香港，其實香港人也要多謝他，帶給大家娛樂無窮。



梁君度

網絡上有篇題為《記憶香港：從「九龍皇帝」到劉德華題字，光怪陸離的香港書法簡史》的文章，此文大講特講那些年「九龍皇帝」曾灶財在牆上的塗鴉和劉德華、鍾鎮濤等藝人的「明星書法」。然後說「在香港民間書法家之外，香港主流的書法圈也早已建立形成。不過，令人遺憾的是，各個媒體平台，對於已經成立25年的香港書協並不甚了解，其做了哪些貢獻、培養了哪些優秀書法家，似乎並無可靠內容，僅知道代表人物有鄭德忠、黃簡、梁君度等……」

顯然，該文作者對香港書法圈並不熟悉，香港有香港書法家協會、香港中國書法家協會、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、香港硬筆書法藝術協會、香港書法專業人員協會、香港書法愛好者協會等眾多書法藝術團體，這些團體成立的時間有早有遲，但都經常舉辦書法作品展，而且許多書法家都開班授徒，默默耕耘，開展書法教育，多年來也培養出不少書法人才。如香港硬筆書法藝術協會主席、香港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許雪明長期在香港大學教書法，筆者曾出席過他的師生書法聯展，覺得他不少學生都非常出色。

最近筆者發起為河南水災書畫義賣籌款，他的女弟子呂卓君捐出的小楷《金剛經》六條屏，展開細細觀之，覺得字字工整，筆勢堅勁，峻拔剛斷，相當不俗。

香港書法家對社會當然也有貢獻。如香港書法家協會容可權先生把書法創作編成電腦字庫，在全世界華語地區廣泛使用，除專門請書法家寫的招牌，多數都是用這個字庫字體設計製作的，可說容可權書法遍天下。

對於香港的書法家來說，最大困惑是他們的作品難以在市場上流通。香港字畫市場細得可憐，書法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少有人問津，正所謂「筆底明珠無處賣」。除了在中央圖書館和大會堂個個展廳擺攤日展覽之外，便無用場。書法家也難怪香港沒有市場，因為香港寸金尺土，一般市民住的房子也只有五六百呎，正所謂「豆腐乾」那麼大，一個千呎單位便稱豪宅了，放一套半套沙發，擺個電視櫃，就沒剩幾吋空間，哪有地方可以掛字畫呢？所以書法家鮮有靠賣字畫為生的，這自然就要靠教書法「搵食」了。

香港最窮是書法家，和內地書法家相比，實在「貧富懸殊」。鑒於香港確實難以發展字畫市場，書法家真想拓展，惟北望神州了！



文公子

購物優惠策略好橋

文公子2003年時，曾經出版過以自由行遊客為目標的購物指南雜誌，當中，邀請商號惠登廣告，必不可少。文公子在媒體推廣工作多年，明白到廣告商最擔心的，是花錢登了廣告，但廣告是否有成效？生意有沒有因為落了廣告而受惠呢？又受惠了多少呢？

因此，文公子鼓勵廣告商在落廣告時，不妨加一個推廣的印花，剪下印花可獲一些優惠。最常見的優惠，是當現金券使用，例如每消費滿100元，可作10元使用；又或者使用優惠券，購買任何產品可獲禮品一份之類。廣告商只要事後計算回收的印花數量，就可以計算到帶來了幾多宗新生意和相關的生意進賬。

然而，經過好幾期的實踐，發現購物優惠如果不吸引，要買滿一定數額才減丁點的銀碼，除非貨品是深受消費者歡迎的日常用品，否則使用率一般偏低。反而，凡購物即可作現金使用的現金券，會比較受歡迎。

禮品換領，也要看禮品是否吸引。文公子2000年在香港電訊工作時，負責該集團的購物網店的銷售和i.SHOP購物指南》的出版工作，就曾與美心集團的Hello Kitty Café合作，只要在餐廳消費滿一定金額，剪下印花就可以換Hello Kitty限量版杯。結果聽說只是短短一個周末，就幾乎全數換罄，也為餐廳帶來非常滿意的客量。

近日，香港政府正式發放消費券，各大商號亦紛紛提供購物優惠。文公子登記的，是最為普及的八達通。新聞所見，有便利店提供購物現金券，鼓勵用八達通的消費者前往便利店，將消費券拍卡入眼，就令門前大排長龍。據悉，該便利店的現金券是有使用條件的，但由於橫豎大家都需要購買日常生活所需，不用白不用，很多消費者都在拍卡後，「順便」就用消費券加現金券就地購物，也算是一條推廣的好橋。

文公子就利用了消費券添置新衣，在一家連鎖服裝店買了數件衣物。店員說可以用八達通的應用程式，下載電子優惠券，買滿200元可用20元，而買滿300元可用100元。文公子剛好用了200元，應該享有20元的折扣；但店員卻提醒我，可以多買100元貨品，滿300元的話就會節省100元；換言之，多買的100元貨品是免費的！試問又會有哪位消費者不動心？

有人說，成功的銷售，要明白顧客要的不是便宜，要的是感到佔了便宜。這個購物優惠策略，事實上非常成功，絕對是提升營業額的一條好橋。



鍾倩

老城區，好比宋代女詞人的翡翠玉鐲，在時間之手的摩挲中起了包漿，每當目光輕觸，我能感受到從指間到頭頂蔓延的涼意，還有從肌膚上滑落的光澤——當年古城的生活現場隱約可見，讓人不禁想起《老殘遊記》中的經典描述，「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家家水，戶戶垂楊，比那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為有趣。」

辛丑盛夏，明府城、百花洲、後宰門街湧入很多穿校服模樣的青少年，上前打聽，才知道，他們都是各學校前來參加「行走中的黨課」的中小學生。胡同口、老井邊、小院裏，與他們的擦肩而過，經常看到老濟南記憶館講解員志願者陪伴左右，一老一小，有問有答。在泉水書院院落裏的王盡美雕塑旁，孩子們瞬間變得安靜下來，有個戴眼鏡的男孩問道：「他投身革命不怕死，為什麼去世得這麼早？」講解員緩緩講述王盡美為革命獻身，如何積勞成疾的，說到動情處，他雙手顫抖。此刻，我的耳畔響起王盡美臨終前的遺言，「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，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到底！」穿堂風拂過耳際，惹動一簍盆景暗自誦唱，一地鏗鏘。或許，很多孩子還不能完全理解這些視死如歸和以身代薪的革命者，只是穿越時空觸摸到些許火苗，那麼這火苗也勢必是磷火，有一天會星火燎原，勢不可擋。

每到一處，講解員都被孩子們包圍，連說帶比畫，熟悉的濟南方言，和着柳絲清涼，飄進了遊人的耳朵，也被那些無名泉所袖藏，喧囂之間，古城就這樣睜開眼睛——復活。

打開歷史的冊頁，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，老城區便有遠古居民繁衍生息。明代洪武九年，歷下古城乃省、府、縣三級官府所在地。歲月行至1985年，坐穩歷下的江山，那一年有個女孩出生，不滿周歲就坐着爺爺的汽車逛街巷。女孩不是別人，就是我。轉眼間，在濟南生活了36年，我愈發感受到老城區的時間多種多樣：晨起河岸兩旁商戶卸下門板的聲音是種時間，冬日午後牆根下老人打瞌睡是種時間，小南湖消夏夜市燈火闌珊是種時間，



王嘉裕

忙碌中不知不覺，歲月匆匆，時光悄悄流逝，每個人都活在浮世之中忙碌着。我們以為能夠把時間抓得緊緊的，哪知時間的離開，從來不會跟我們打招呼。因為上一天時間過去了，接着另一天又來。無窮無盡的時間，永遠存在着，但是我們的生命卻已經在悄悄地流走。

有些時刻，我總是在想，我們的生命如此有限，時光是這樣的匆忙，我們應該留下些什麼呢？人來到這世上走一趟，是一種旅行，也是一段修行。我們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上，腦袋是一片空白，沒有任何的知識和感受能力，可是我們來了就是完完整整地投入到這個世界中，每個人總要有自己精彩的人生。

我們可曾思考過關於生命的修行，關於歲月的修行呢？



車淑梅

有朋友以為「香港導盲犬之父」張偉民（Raymond）主席是視障人士，他笑言，「大家誤會了，我只是一個愛犬之人，20多年前我在狗仔身上賺到了錢，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希望在這裏為市民大眾作出一點服務，於是我創辦了『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』。」

Raymond自言沒有書緣，小五輟學之後，便到一間茶餐廳賣麵包，一位女士送他一隻小狗，自此他便深深愛上了，更希望一面工作一面與動物在一起。1986年受恩師指引，飛到紐約學習為狗兒剪毛，「那裏的小狗兒早已習慣讓人家剪毛扮靚，我捉牠右手，牠會遞上左手，好開心！回港後，我想繼續這種工作，為了增強本事，1988年我飛英國去學習訓練狗隻，包括追蹤、搜索、服從和保護等等……在那裏我第一次接觸到導盲犬，其實沒有太深印象。」

Raymond因為懂得美容和訓練狗，回港後生意非常暢旺，「我夢想建立一個寵物王國，我選擇移民新西蘭，在這裏我要向太太講抱歉，更多謝她的支持，1990年8月最後一個星期五，兒子剛滿月我離開了香港，兩年後入籍才重逢，兒子已經懂走路了，牠會遞上左手，好開心！回港後，美容服務、貓狗訓練、寵物運輸等等，最後我更與新西蘭政府合作做了當地第一個貓狗檢疫中心，從此貓狗入境不用再在第二個地方檢疫半年了。」

當年Raymond無意中在收音機聽到有關導盲犬中心的訊息，他找到了，並且開始在那兒當義工，苦等10年終於有機會考取到導盲犬訓練員的資格，「2008年我決定賣掉自己的貓狗酒店，買回自己的自由，當時24小時7

「香港導盲犬之父」張偉民

日工作，精神壓力好大，我的子女在讀書階段都來幫忙，沒有時間放假……」

「我那塊地仍可收租，便去台灣拜訪在新西蘭認識的師兄，參觀他的導盲犬中心，我有信心自己在香港也開辦一個，及後師兄送我兩隻小導盲犬，其中一隻是Google，牠們身上都有特別的基因。狗仔1歲左右由寄養家庭收回來訓練，六七個月便與牠們配對主人，導盲犬都不收費的，只要政府發出殘疾證的朋友都可以申請。」服務中心主要將導盲犬訓練成高質素專心工作、有紀律的工作犬，「犬隻不能嬌生慣養、不聽使用者的指令，萬一發生危險，我們要承擔全部責任！最近非常高興，我們在新界打鼓嶺蓮麻坑路前三和公立小學可以建成訓練學校，希望大眾了解導盲犬由出生到服務至退休，我們的的所有工作歷程。香港大概有17萬4千多名視障人士，如果有一成需要導盲犬服務便需要1,740隻，但現在只有50隻左右。」

好消息傳來，服務中心最近生了一胎7隻小狗兒，「真好，在我們需要的時候上天有這美好的賜予，但我們更需要的是善款……我是義工，但工作人員也要有微薄的薪酬，還有狗兒福利和犬隻的醫療照料等等，中心熱線：26281833，請多多支持。」Raymond主席再三提醒市民，「凡遇上導盲犬請牢記：（三不一問）不拒絕、不干擾、不餵食，遇迷惘的視障人士要問一問是否需要協助。自從有了導盲犬服務，視障人士生活改變了，圈子大了，自信心提升了，不用再吃精神藥物的個案增多了，很鼓舞！當然我最感恩太太和孩子對我一直的體諒和支持！」

多謝「香港導盲犬之父」Raymond主席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，我們感恩有你！



●張偉民話導盲犬為視障人士帶來生活改變！作者供圖

濟南老街巷的紅色記憶

一年到頭早上市民拎着水桶排隊打泉水也是種時間……跟隨孩子們打卡紅色景點，我又發現了另一種時間——當年那群年輕人擎舉火把走遍街巷，把革命的火種悄悄播撒，把青石板踩得「光光」作響，連蟋蟀都喑若寒蟬，也是一種時間，且充滿自由的味道。

一百年前，當李大釗振臂疾言發出呼告，「九死而不悔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！」23歲的王盡美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（北園分校）讀書，他與學生領袖鄧恩銘成立勵新學會，發動學潮，組織罷課，街頭演講，他們的腳步遍布大街小巷、機床大廠，一襲長衫，鼓脹起青春理想，滿腔熱血，沸騰着心中信仰。而南赴上海之前，他們就創建了共產黨在濟南的早期組織。同一年，21歲的陶純從諸城縣立高小畢業，來濟報考省立一中，因超了年齡被拒，在同鄉鍾建華的爭取下才順利考入，讀書4年間，下了晚自習，他就去大明湖畔散步，在柳下聽風，放牧心靈。僅隔一年，在濟南隱居12年的瞿世璋去世，他的兒子瞿秋白赴俄前夕，曾趕到濟南與父告別。大明湖畔，那個不朽之夜，湖邊的蘆葦與楊柳，簫着；月光兜頭傾灑，凝着，將父子的暖心話也凝固其中。

此刻，我走過杨柳園街，當年王士禎的讀書地，孩子們集體合影留念，噤噤喳喳個不停，他們哪裏知道，此處還停留着瞿秋白忍痛離別的最後餘溫？

歷史總是在相同的地方發生重疊。1929年，一身穿灰大褂、頭戴黑禮帽的男子，與從武漢而來的才子悄悄重逢，他們就是劉謙初與張文秋夫婦。原來，這次「小團圓」是周恩來總理特批安排的：此時劉謙初任山東省委書記，把張文秋作為增調幹部送到濟南，任山東省委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，同時擔任省委機關要秘書。東西菜園子街4號的3間北屋，成為他們開展地下工作的居所。他們出入隱秘，把每條街巷出口摸得倍清兒，只是無暇顧及秀潤風景。然而，好景不長，張文秋意外被捕，35天後，劉謙初準備坐膠濟線火車去上海時也被逮捕。在監獄中，兩人不畏酷刑拷打，懷有身孕的張文秋後來被營救出，劉謙初不屈

不撓，翻譯馬列著作，發展地下黨員，堅信「只要武器握在手，可把細水變洪流。」

無論是王盡美、鄧恩銘、陶純、瞿秋白，還是劉謙初等，他們留給我們這座城市的是什麼？是課本上的英雄形象，「劇本殺」裏的故事梗概，還是融入血脈的民族精神？我邊走邊想，不覺中來到了曲水亭街8號路大荒故居。曲水書巢，安頓着一顆高貴的靈魂，好像緩緩講述着他著書立作的酸甜苦辣，保護文物的驚心動魄，以及文人志士的精神往來。偶遇一位南京過來的外地人，下了火車直奔此地，他年過六旬，頭戴棒球帽，喜歡聊齋，他身子歪斜，喃喃自語道：「終於找到了，老先生，謝謝您，讓我圓了夢！」說罷，脫帽，連鞠三躬。那一刻，地下的泉水撲撲冒著，我聽到靈魂的震顫。

小院裏，老樹濃蔭，搖曳天風，一個人的精神嘔語；小院外，單車飛馳，奶茶飄香，一群人的甚上塵囂。我突然頓悟，濟南人的根脈就在這裏，城市的精神重心也在這裏。落日緩緩地在白牆青瓦上融化著，遠處的垂柳、口琴聲、大白鵝，近處的青苔、水藻、池中魚，都即刻入了景，鳥雀的叫聲，光明像翅膀一樣停在我的心靈。就這樣，在寂寞餘暉中，我完成了一次自我追溯。記得老舍先生離開濟南後，傾吐衷腸，「……是的，我在濟南，沒有財產，沒有金錢；敵人進來，我也許受不了多大的損失。但是，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。」是的，正是一個個革命者的一點氣節，構成了古城肌理的文化長城——再殘忍的外敵侵犯也塌不了，再密集的槍聲炮火也不懼怕，因為這些革命者的每一次奔走都是起誓，沒有退路，只有勝利；在圖窮匕見的時節，他們捧出赤子之心，鑄成正義的碧血。

所有的流血犧牲，所有的生命起誓，都能在泉城大地上找到歸宿：泉水奔流不息，不捨晝夜，帶走了風兒的眷戀，卻帶不走昔日的火種，帶走了城牆的寒冷，卻帶不走信仰的鐘聲。這火種，就在孩子們行走尋訪的眼神中重新燃燒；這鐘聲，就在現代人漫步街巷時的駐足中，被層層疊疊的記憶碰撞，奏響一曲曲盪氣迴腸的古城新曲，或曰「歷史的榮光」。

歲月的修行

在大千世界中，芸芸眾生，正所謂人各有志，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追求的東西。對於成功，我們沒有絕對的標準。什麼樣才是最精彩的人生，我們也沒有絕對的定義。比如在這世界上，有很多人都是忙忙碌碌一生，都只為利益和物質追趕着。有些人忙着生存和生活，在生命的底層不屈不撓地努力着，只為保存一份高潔的情懷。有些人在亂世之中渾渾噩噩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，也不知將來去向，只是按部就班地走着世俗的道路……這些都是各人各自不同的修行。

不管怎樣，我認為我們既然來活這一趟，就必須要找到自己，自己熱愛的東西，並且全力以赴去奔向它，也許它在別人的眼裏不重要，但它卻讓你的生命充滿了光彩，它讓你的生命變得充實、豐富、有意義。這是歲月的修行。只要我們不違反法規，所做的事情於己於人無害，而且又

是我們堅持並熱愛着的，我們就可以用盡一切的努力去做好它。

就好比一個工匠，他的一生也許只為一件偉大的作品。他的忙忙碌碌在世入眼裏也許無聊可笑，但是他有自己的熱愛，有自己追求的方向，他的生命便是豐盛的。哪怕一輩子只有一件作品，也是值得我們無比敬佩。這是人們所讚揚的工匠精神，而我更認為這是一種歲月的修行。因為這件作品並不在於作品本身，它留給後人的啟發和遐想是無限的，因為它融入了對生命的思考，對歲月的禮讚。哪怕他本人很平凡，但是誰能不說他偉大呢？

關於歲月的修行，每個人都應該去思考。因為我們活着，時間就屬於我們每一個人。我們不能虛度光陰，必須要留下一些對別人有用的東西，哪怕是一種精神，也是值得我們苦苦修煉的。